

交徒比林四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  
凌親甘絕又為世道沉言之此相收相  
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絕學以  
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跡弟子無  
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  
去飾任真皆天屬也美獨父子而後為  
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  
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  
手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武林進士 楷 伯 考 舉

山木第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  
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  
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  
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  
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也危  
行側視振動惴惴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  
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亂  
相之間而欲無憊美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  
心微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雖古之善射  
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呂註明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  
遊世之證也

疑獨註大麓也屨履帶履壞故以帶係之  
魏王數先生之德莊子答以是貧非憊乃  
引騰猿自喻得柝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

今處柝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  
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  
之見剖心微驗昭然也

碧虛註無行于人謂之憊不過因窮謂之  
貧夫騰猿之處木也得勢則王長處難則  
危行人處昏亂之世而欲逞英林名患必  
矣

庸齋云攬把也蔓纏繞不柔上著加急字  
其狀猿尤精結以微也夫三字亦奇

外利祿而守志者貧無所守而氣餒曰  
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  
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  
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柝棘枳枸之  
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  
謂確乎其高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  
貴音何代而非魏王耶然心廣體胖足  
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楸木  
右擊槁枝而歌姦民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

人之心願回端拱選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衰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取者其誰乎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借遊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垂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卒矣言變化無窮皆自然也任其

自然則取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借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為四達故可以御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鷓鴣之畏人而入於人舍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玄同天下故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為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正以待之無所為懷也凡言天者皆明其不為而自然人亦安能有此自然哉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呂註彘氏之風猶彘氏之頌木聲人聲黎然有富於人心則其心亦槁木槁枝而已已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衰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已以造大邪無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已安用愛已以造衰邪知今之取者則知所以為始卒

為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與之借遊不敢以為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為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鷓鴣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為天知其為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

疑獨註七日不火食則幾死矣至於命者安之而無死地歎彘氏之風心契乎道也有具無數則不役於陰陽有聲無官角不役於五行也孔子恐回聞歌而迷廣已之事以造大意見厄而迷愛已之生以造衰情故告以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也合天

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既遇寒暑陰陽之患窮極不行亦天時也天地之行運物之泄皆本於陰陽陰陽於人不啻父母是以與之偕逝也夫臣受命於君猶不敢去況受命於天乎始用四達言其發諸人間無所不通爵祿並至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君子得爵將以利物豈係於己吾之命有在外者謂人益自外至以至公而受人益非竊盜以取之凡不能克其類者皆竊盜也吾若取之何哉言受人益而非私也鵠鳴驚人愛而拜之故得免害喻聖人和光同塵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化萬物者化之者變也變化代興莫知終始正以待之而已有人中之天有天中之天人而不能有天性而無命也天而不能有人命而無性也性命之理猶陰陽之不可相無體逝而終順性命之理而合天人之變也

飢渴窮極不憂則易爵祿勢利不動則難無始而非卒言有此命則有此類人之所造不異天賜今歌聲變常不知所以然也夫荒早寒燠窮塞不通者天損之也同被升降則易逆之則難且君命所至猶不可逃況所以待天乎爵祿之來期於利物非為己也命屬乎內爵祿榮外亦命也天下公器豈私受哉燕之稱知能遠害也擇居之便宜落實而不顧避人深也然而須臾人舍者以粟巢在焉孔子自謂窮塞天命故易安爵祿人事故難却然歷險難而不忍去者處是在魯故也且物莫不有始卒唯盡性命之情者始卒莫與焉具形兩間人也窮極爵祿天也既與天合則窮達非人矣人之不能順天理而妄作亦性然也故聖人泊然無情隨化所往此達命之至也

之歌者亦非我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極不行推之不去運物之地氣數往來皆天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雖明四達所向無礙事隨而集爵祿外至亦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如盜竊然有推不去者此無受人益難也鵠鳴即意息畏人而與人相近居社稷祭祀之地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人自愛而容之官庭富貴之人能如鵠鳴之無益無害於人則亦無譏惡之者既富貴矣安得無益無害此所以為難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皆得之於天非人所與也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摘木摘枝皆無情之物歌衆民風傷命

愚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變已而造哀鐘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而無怨難措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為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筆軌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人益難也蓋天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專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而禍福倚伏勢若循環又安知天損之非益人益之非損乎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成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鷦鷯長

人而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棄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極非所介懷人而不能有天會鷦鷯之不若也運物若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極當是室本經多通用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為哉翼蔽不逝目大不視察囊踉蹌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簡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願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視翼能遊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常相為累故有欲於物物亦欲之許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拈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觀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許足以為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疑獨註樊籬也感觸也蟬得美蔭所利者小只忘其身螳螂捕蟬有意於得所感漸大故非徒忘身又忘其形異鵲又從而利之志在必得其感愈天性命之理皆忘之

矣世人為利欲所惑者愈大愈忘可不謹歟莊子於此悟而數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舍彈而回果林虞人疑其盜栗遂而許之莊子知物情若此居家三月不出戶庭簡且莊門弟子疑而問之答以吾守形而忘身觀蟬鶴所利而已亦忘其身觀濁水而迷清淵以其見彼而反照以此也夫子指老子入俗從俗和光同塵之義碧虛註夫物相為累而忘其所不忘者由彼此之感召故莊子指彈反走而虞人疑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虞人辱問故守形追悔今乃忘身悟夫向者覽外境之塵而失內照之明也夫子指長桑公莊子之師入俗知禁則速禍踐境違令則招欲喻孔子涉人世而不免戮辱皆幸脫烹伐者也膚齋云翼犬不遊目大不觀逐物而自迷之狀螻蟻與鵲異類而相召皆忘形忘真相累者也守形養生言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鶴而忘其身是以欲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清淵天理也入園問俗悞入宅

人果園是違禁也此言物無小大有所逐者皆有所迷而不自知也

樊舊說同籥籥之潘音訓俱遠兼氣象隲陋非所宜遊今依字以山樊釋之則陽篇夏則休乎山樊謂山林茂密之地

三月不庭音義註一本作三日詳下文項間之語則三日為當傳寫小差耳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元本應是令字故郭註及之與禮記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義同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呂註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所以無往而不愛也  
疑獨註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碧虛註妍美者自驕故為人所賤醜惡者自卑故為人所貴陽子使弟子記其事欲後世行賢之人去自賢之行也且美惡二妻有以見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矣膚齋云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段與前蟬鶴章皆是學者受用親切處

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濛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為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

歸於自化無為而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杜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

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殺訛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秉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速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賊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鷓鴣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壁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華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秦氏明處貧而非德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踴樓期學者更進年頭一步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表允

武林道士褚伯秀

田子方第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駘工文侯曰駘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言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親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南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郭註言東郭順子親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清虛正已物邪自消故不欲動不欲言自覺其近也土梗非真物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呂註其為人也真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為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形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則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為土梗耳夫魏豈不為我累哉

疑獨註凡虛而順物者多失於無所守清而拒物者多失於無所容世有無道之物正容以悟之使人取正於我而邪意自消孟子云正己而物正是也文侯始未悟道則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及聞子方之師道德若此遂悟理而忘形忘言然後知吾向所學者真土梗耳土梗猶土直知道者一身尚以為累况魏國乎

碧虛註赤宅七竅人也不形好惡天也虛緣葆真混俗也清而容物天合也正容悟